

卡特琳

《黑面包》四部组曲之一

〔法〕 乔一埃·克朗西埃 著
廖 星 桥 译
沈宝基 周微林 校



湖南人民出版社

纪念我的祖母玛丽—路易丝·雷格斯。没有她就不会有这部书。

卡 特 琳

〔法〕乔——埃·克朗西埃著

廖星桥译 沈宝基 周徽林校

责任编辑：管筱明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2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04,000 印张：10.75 印数：1—32,500

统一书号：10109·1456 定价：0.83元

前 言

本书原名《黑面包》，中译本改名为《卡特琳》，是法国现代著名作家乔——埃·克朗西埃的代表作。

小说的梗概是：卡特琳一家靠租种地主的地为生。生活虽不富裕，却充满了田园诗意。但是，不幸袭击了这个家庭。先是地主收回了租地，全家被迫迁徙到别处，租种另一家地主的土地过活；继而儿子的伤残又花光了家庭的微薄积蓄，全家陷入贫困之中；最后，地主马纳夫乘马车压死了一个佃农，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他强逼卡特琳的父亲让·沙龙作伪证。刚正的让·沙龙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但在一年劳动成果即将到手的时候，被地主逼走，全家又搬进小城拉诺亚伊。尽管全家出动，给人帮工，终难从困境中自拔。不久，兄弟奥班不幸摔死；母亲因过分的感伤和劳累，遂离人世。年幼的卡特琳就在贫困中逐渐长大，成熟，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此书一九五六年问世后，即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翌年，荣获法国文学大奖之一——作家协会小说大奖。此后不久，又被搬上电视屏幕，震动了千百万电视观众的心弦。二十多年来，这部小说一版再版，盛誉不衰，成为文学爱好者爱读的书。在世界文坛，也受到很大的重视，已

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五十年代，法国各种新文学流派应运而生，各种书籍纷纷呈现在读者面前。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作品中，《卡特琳》不仅没有被湮没，反而象珍珠一般，放射出绚丽的光彩，这是有其原因的。

首先，是作者并不满足于仅仅描写卡特琳一家的悲惨遭遇，而是着力探索造成这种悲惨遭遇的社会原因。在描写卡特琳一家和其他下层社会人民苦难生活的同时，突出有钱人阶级灯红酒绿的豪华生活，揭示出社会的不平等；在歌颂卡特琳的父亲刚正的品质时，作为对立面，对法院和地主马纳夫沆瀣一气，为非作歹的行径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揭露资产阶级法律的虚伪性和社会的黑暗。这样，就使这部作品的思想性达到一定的高度，引起了广大读者的重视。

其次，是因为作者塑造了一群栩栩如生的人物，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命运感动读者。

作者原是超现实主义派的诗人，但在创作这部小说时，却继承了狄德罗、巴尔扎克等伟大作家的优秀传统，塑造了一批形象鲜明、生动的人物，他们各以独特的性格、神态，独特的语言、行为，共同演出了一出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农村的风俗剧。

再次，是由于作者具有较强的驾驭语言的能力，又能灵活自如地运用各种写作技巧。作者深受法国著名诗人舍尼尔和波德莱尔的影响，十分注意语言的运用，他的语言清逸，明快，朴实无华。写人，宛若一幅素描；写景，恰

似一帧雅淡的水粉画。加之他在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手法的基础上，恰当地运用了现代派的写作技巧，诸如“意识流”等，较深地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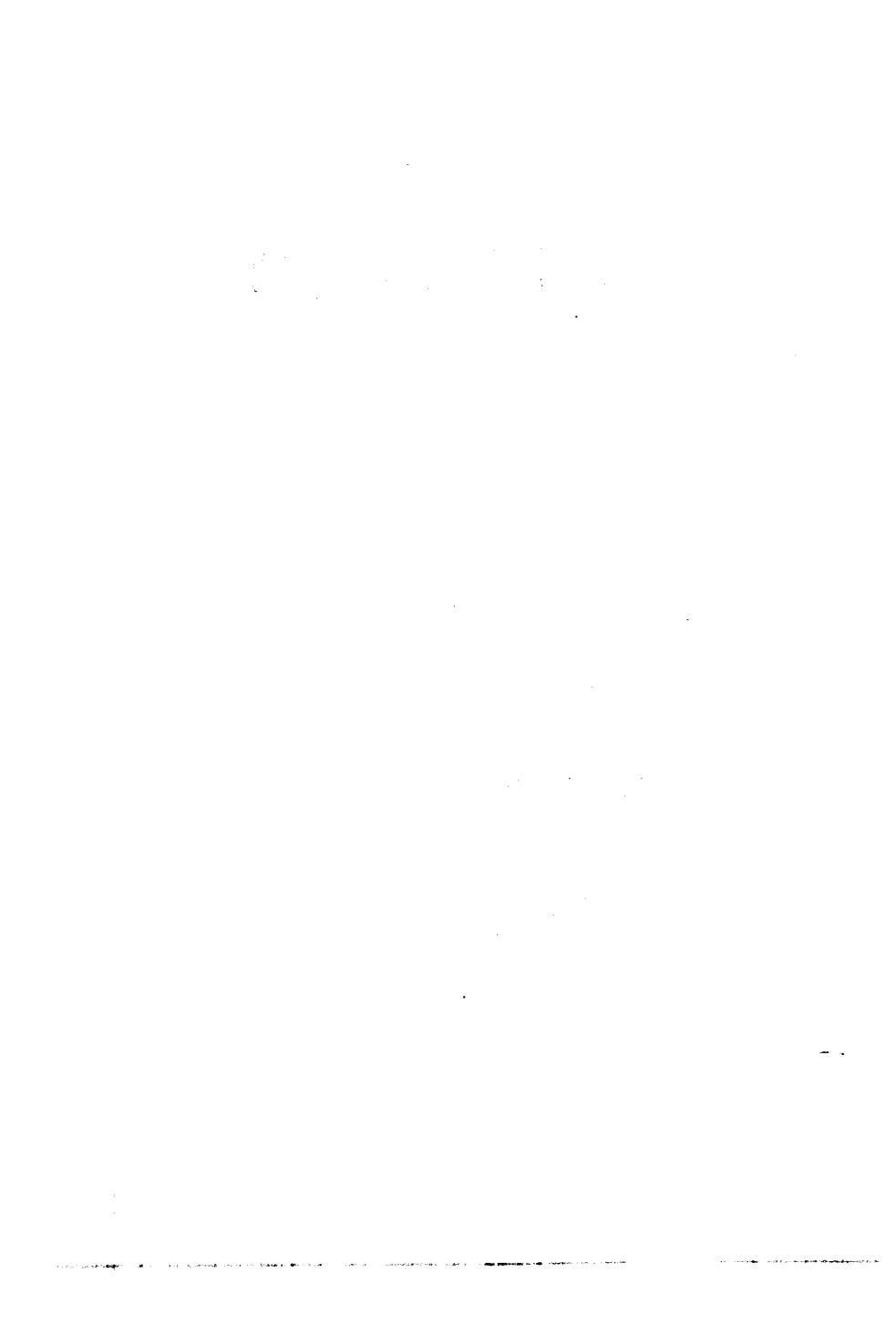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这部反映刚经历了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起义的法国社会状况的小说，成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生活仍然相当贫困，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十分突出。因此，这部小说对当时法国社会的黑暗的揭露，对下层人民贫困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大概这也是该书深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乔——埃·克朗西埃，一九一四年五月出生在法国西南部的里摩日，步入文坛后，涉猎于诗歌、小说、文学评论诸领域，著述很多。继《黑面包》出版后，他又一鼓作气，写出了《皇家陶瓷厂》（1957）、《城市的旗帜》（1959）、《最后的季节》（1961）等三部长篇小说。这三部小说连同《黑面包》一起，组成了四部组曲，总名《黑面包》。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永恒加一天》获得一九七零年出版者协会奖。此外他的主要作品还有，小说：《救救观众》、《维罗纳的竞技场》、《塔上的舞蹈》等；诗集：《天国的农民》、《真面目》、《一个声音》等；以及文学评论等等。由于他在文学上成就卓著，法兰西文学院于一九七零年授予他文学大奖。

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

在佃农住房时期





1

厚实的百叶窗上开着心形的洞，小女孩凝视着透射进来的亮光。多美啊！她突然问了声：“你睡着了吗？”没有人回答。难道他们把她一个人丢在这里了？她心里害怕，钻进了被窝。粗糙的麻布被单擦着她的小脸蛋。被窝里留有别人的余温，就好象仍有一人躺在那里似的。这余温和她自己的体温合在一起，就使得被窝里比光有她一人的体温要热一些。她蜷缩在黑暗中，蜷缩在被子温暖的气息里。后来，她感到闷得慌，不得不伸出头来，壮着胆子，朝房里四处望望。房里还充满着夜晚的潮气，然而，夜色中可以看见六月天的黎明，它的朝晖，它的凉意渐渐地从圆洞的洞里透了进来。她那双习惯在黎明的微光中看东西的眼睛已察觉到另一张床上的被窝是鼓起的。

“奥班，你还睡着吗？”

这些男孩子，真能睡！怎么睡得象铅那样沉？妈妈说：“我认识一个贩铅商，他来自里昂，不能对他讲是这样，也不能对他讲不是这样*。”昨晚玩这个游戏时，卡特琳输了。

* 这是一种不正面回答问题的游戏。

她的哥哥奥班赢了。瞧他现在睡得那么沉……今天，她要做什么事呢？象往常一样，她该去放猪。要是那头老母猪并不使她害怕的话，放猪也没什么。象往日一样，她还该洗刷碗碟，但有时，在干这种单调的劳动时，母亲还能唱唱歌或讲些叫人十分恐惧的传奇故事。而大姐玛丽埃特呢，却唠叨个没有完：什么年轻姑娘啦，舞会啦，婚礼啦，吵嘴啦，等等。“你要知道，妈，这给未婚夫无意中撞见了：玛格丽特每天晚上，等到别人都走了后，她到马车里去和一个红棕色头发的大个子马车夫相会。”她讲的这些听不出什么名堂的事儿，有时似乎激怒了母亲，而更多的时候似乎对她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使她聚精会神地听着，连碗也忘了洗。这些事儿既令人费解却又扣人心弦。

刚才睡在玛丽埃特留下的余温中倒是不错，虽然玛丽埃特起床好长一段时间了，可是就象还睡在那里似的：她大概是和父母同时起床的。他们那张樱桃木床空空地摆在透射进来的光束的左边。右边是奥班和帕伦的床。奥班还躺在帕伦的余温中，正象她还躺在玛丽埃特的余温中一样。她也非常喜欢帕伦的那股气味：那股带着劳动的、泥土的、杂草的气味，有点象父亲身上发出来的气味。

瞧，现在从心形窗洞里透进来的已不单是两束明亮的光线，从这里进来的还有早晨的声音：一辆马车的轮子在拉诺亚伊的路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一只叫费拉韦尼的狗，身上长着象冬天的荆棘一般乱蓬蓬的毛，在附近叫着。此刻听到的不正是帕伦在远处的黑麦地里喝斥母牛的声音

吗？不对，倒更象是帮工罗贝尔那样粗鲁的声音。“我不许你说罗贝尔的坏话！”玛丽埃特常这样嚷道。她总是罗贝尔长，罗贝尔短，她的罗贝尔啦这样说上一番。帕伦伤心地看着她这样无休止地赞扬罗贝尔。父亲则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

她还要去做些什么呢？她还想到小渠边去摘些花，并且得想方设法不让母亲看见她走近水边。然后，也许还去同男孩子们玩玩游戏。可是，他们会欢迎她吗？以前，一看到她有向他们走过去的迹象，他们就准备跑。他们有时还说：“你真有福气，是个女孩子！这样你就可以不上学了！”这真是福气吗？她多么想知道男孩子们随随便便扔在板凳上的那些书里讲些什么，或是了解一下这些捣蛋鬼争夺的新历书里讲的是什么！你看，画在历书封面上的那几个小人儿，多能引起她的幻想：一个黑人；一个穿着裙子的女人，两条手臂在头顶上挽成圆圈儿；两个侧身站着的军官，军刀挂在身边。有人对她说：“这四个人恰好组成了1877四个字。”

玛丽埃特不识字。母亲和父亲也是如此。怎么一个男子汉会没有进过学堂呢？弗朗瑟和马夏尔都到拉诺亚伊的教会学校去了，大概奥班在诸圣瞻礼节*也会去的。瞧他现在，把脸埋在枕头里！至少，他现在到底答应和她一起玩了。啊，对了！她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因为马夏

* 诸圣瞻礼节：基督教节日，在十一月一日。

尔和弗朗瑟总是让奥班觉得他们是大人。其实大哥才十四岁，二哥呢，才九岁半，奥班甚至还不到八岁。两个大哥已经穿上了短裤，而人们还让可怜的小哥哥穿着可笑的长袍。

真奇怪，玛丽埃特和母亲并没有进来，闹嚷嚷地把奥班和她，卡特琳拖下床。是不是把他们两人孤单地抛弃在这所房子里？母亲曾经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她说，那些父母因为太贫穷，就把自己的子女都抛弃了。谢天谢地，雅拉达地方并不贫苦。贫穷是什么呢？在那个故事里，有一片浩瀚的森林和一个巨人，那么又怎么样呢？啊！一个吃人的巨妖，他吃小孩。不要去想这些啦！她又重新躲进了被窝，但被窝里漆黑一片，要是那吃小孩的巨妖也躲在里面，该怎么办呢？她哆嗦着，咚地跳下床，奔跑着穿过房间爬上奥班的床，掀开被窝，钻到了她哥哥身边。她终于逃出来了。可是心还怦怦直跳。“这……这儿，轻一点儿。”她慢慢镇静下来。她放心了，看着她的哥哥睡觉。男孩子睡觉，都是睡得很沉的，她跳到他床上也没有把他弄醒。一股好闻的气味从奥班的里边靠近墙的地方发出来。她相信，这就是帕伦身上象保护层似的浓烈的味儿。

平时，帕伦得和大哥马夏尔一起睡在厨房里。但马夏尔总是抗议说帕伦身子太大，差不多占了整个床铺，弄得他睡不好觉。弗朗瑟也总是想方设法捉弄奥班，搞得奥班或是叫喊或是啼哭。最后还是父母让步了。他们叫弗朗瑟和马夏尔睡在一块，而叫帕伦睡到他们的房间里去。可怜

的父母，他们没有看出，这件事是蓄谋已久的。帕伦提出要睡到谷仓里去，帮工罗贝尔就睡在那儿，可是，小奥班也恳求同他一起去。父亲说：“要知道，你是我家的儿子，和其他孩子一样。你和奥班都睡到正房里来吧。”

听听玛丽埃特怎么说吧。她大叫大嚷道：“儿子？还不是一个外人！”她绝对不会在一个外人面前脱衣服或穿衣服，也不会在一个有外人住的房间里睡觉。父亲说得她不叫不嚷了：“谁妨碍你在别人进来之前先脱衣服？你睡在这里，又有哪点不舒服？”

这位年青姑娘回嘴说：“罗贝尔睡在谷仓里不是很好吗？”

“罗贝尔不是我的儿子！”

“那么帕伦是吗？”

“帕伦，就象儿子一样。你继母和我收养的一个孤儿，他已成为我们的又一个儿子了。”

门“哗啦”一声打开了。一个矮小的女人一阵风似地跑进来。她跑到窗前，打开百叶窗，窗叶碰在墙上，发出啪啪的响声。这样一来，满屋通明透亮。棕色头发的小女人转过身来叫道：

“好呀，大胆的小子，你们真不害臊！”

她向吃人的巨妖可能还躲在那里的那张床走去，把被子猛地一拉，一下子惊呆了。

她嘀咕着：“啊！”

她迟疑了一下，现在又走向另一张床，她揉了揉被太

阳照得睁不开的眼睛，然后大笑一声跑走了。当她从厨房里再转来时，后边跟着另一个女人，个儿比她高不了多少，头发呈棕褐色，和她一样，闪着一对灵活的眼珠。两个人笑着走了进来。她们笑得那样响，以至把奥班也吵醒了。他很奇怪，为啥妹妹会睡在他身边。

母亲笑着说：“看见没有，我的两个小天使睡在一个枕头上了。”

看到母亲和玛丽埃特这样高兴，孩子们也受了感染。卡特琳和奥班都发出爽朗的笑声。卡特琳想：“既然妈妈在这里，大家都欢欢喜喜的，父母并没有把我们抛弃，那就不算苦。受苦，被抛弃，那只是故事里的事，只有在故事里才会发生。”

*

*

*

在佃农住房对面的栗树林里走走，一个上午很快就过去了：树林在一个不陡的宽广的斜坡上，里面倒伏着一些枯老的栗树。道路的另一边，是一栋佃农住的平房。谷仓过去是住房，最后是厨房。厨房门前有一个两级花岗岩的台阶，一张缺了腿的木凳歪歪斜斜放在那里，父亲早就说要修，可是从未见他来修。还有一个低矮的窗子，窗子后面，玛丽埃特不时地走来走去。看，那就是她，从房子里出来了，手里提着一只水桶，脚上穿双木屐，木屐踏在路上“啪哒啪哒”地响。对于她一直引以自豪的那双纤细的脚来说，木屐显得太大了。卡特琳从一棵栗树的树荫下走出来，向玛丽埃特跑去，并跟在她后面，沿着空空的牲畜圈走过

栗树林旁边的草地。啊，走到井边来了。玛丽埃特尖着嗓子叫道：“不要把身子弯下去！”绳索向下坠去，向下……它会不会落到地球那一头？在那一头又会见到些什么人呢？会见到鬼吗？“扑通！”一声，一会儿绳子又慢慢地，慢慢地上来了。玛丽埃特扳着绞盘柄，滑轮发出刺耳的声音，转动时，木滚轴“吱呀吱呀”地叫着。

玛丽埃特因为用力，脸儿涨得通红，胸脯一起一伏，那两只白嫩丰腴的手臂来回摆着。玛丽埃特，她真漂亮！“我长大了也会象她那样漂亮吗？”啊！长大，玛丽埃特并不高，却很苗条。她多么象母亲，然而她又不是母亲的亲生女儿。象母亲一样的棕头发，象母亲一样的黑眼睛，只是眼梢没有那么长，眼神没有那么庄重。她取下水桶，放在石井台上。作这些动作时，她身子离得远远的，以免弄脏衣服。后来她又默默地呆了一会，停着不动。玛丽埃特在想什么呢？当一个女人头上梳着发髻，胸部在苹果绿的上衣内微微鼓起时，会考虑些什么呢？最近以来，玛丽埃特挑选短上衣，总要挑选她所能找到的最鲜艳的颜色。父亲讥笑她，有时甚至生气地说，一个农家女儿，不要装出阔太太的样子。玛丽埃特提着水桶走了。石井栏的凹处留着一洼水。卡特琳把手在水洼里浸湿，然后，把她那淡栗色的头发用水摸得油光发亮。她又把小辫子一条一条地沾湿，最后，象她看到玛丽埃特所作的那样，把食指放在口里蘸了蘸，把沾上的口水涂在纤细的眉毛上。她大声说：“我也和她一样了。”可是她又想到：“我也要穿红色的、蓝色

的、绿色的上衣。帕伦会给我买的。”

讲到帕伦时，父亲说得好：“他也一样，是我的儿子。”可是卡特琳不会搞错，不，帕伦这个大个子不是她的哥哥。这个十九岁的腼腆的小伙子，背有点儿驼，近视的眼光显得很温柔。自从六年前，在给小弗雷德里克·卡特琳·沙龙施洗礼时，雅拉达地方的人就习惯地把这个弗雷德里克·勒鲁瓦叫做帕伦^{*}。她很高兴自己有一个和她的教父一样的姓，虽说平时人们不这样叫她，她心里倒也不觉得怎么难受。她仿佛觉得这正是她和帕伦之间的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当她累了的时候，帕伦就让她骑在他宽阔的肩膀上。他还从拉诺亚伊带来麦芽糖和玫瑰红的带子，当作礼物送给她。每个星期天早上，母亲替她把这玫瑰红的带子扎在小辫上。有一天，她问帕伦：“你没有母亲吗？”他却回答道：“你的母亲，就象是我的母亲一样。”父母收养他时，他是个孤儿。“孤儿？”这个词儿意味着什么呢？马夏尔耸耸肩膀，低声咕哝道：“爹妈都死了呗，那还用问！”可是父母怎么会死呢？弗雷德里克说：“你的母亲，现在也就是我的母亲。”而玛丽埃特说的恰恰相反：“这个母亲不是我的母亲。你，卡特琳，只能算我的半个妹妹。我们是同父异母。”天哪，大人们的事，真是复杂！半个妹妹？她摸摸自己，在水洼里照照自己，然而，她根本不是什么半个姑娘，她是个完整的姑娘呀。再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她的母

• 帕伦是parrain的音译，原意是“教父”。

亲是她的亲生母亲，她的父亲也是她的亲父亲，还有弗雷德利克·勒鲁瓦是她的教父。谁要是责备她，教父就把她抱在身边。很久以来他就在这里了。他们都在她的身边，几乎分不清彼此了，正如夜里他们睡在一栋屋子里，一间房里似的。很久以来就有雅拉达这所佃农住房。这所房屋有一扇笨重的门，孩子们总是喜欢把门弄得吱呀吱呀地叫。这所房屋有它的谷仓、厨房和放着三张床的卧室。卧室的百叶窗有两个心形的洞。这所房屋还带有水井和牲畜圈。房屋后面是猪圈。这些笨拙的叫声就是从那里传来的。还有栗树林和草地。

很久以来，也就是自从她出生以来就有这些东西。她出生的那个月是十二月，是狼妖月。可是狼妖却没有把她吃掉，因为母亲、父亲都守护着她。马夏尔、弗朗瑟、奥班他们也说，很久以来，在雅拉达就有这些东西。他们甚至还补充道：“很久以来就是这样，而且永远会是这样，至少到我们二十岁的时候还会是这样，那时我们该当兵去了。”弗朗瑟接着说：“我要到别处去游玩游玩呢。”

男孩子们就这样先去上学，然后去当兵；而女孩子则不然，她们留在庄园里烧饭、洗刷碗碟、寻猪食、放牛牧羊、打水等等。她们为什么不去上学呢？她们为什么不能当兵呢？可是士兵们开炮，就象父亲有时在洋姜地里追逐野兔时放枪那样，“叭叭”地响，这倒是怪叫人害怕的。至少，女孩子们总有一天可以在头上扎上彩结，穿上五颜六色的花衣。以前是这样，以后还会如此。

*

*

*

卡特琳转身离开井台，踏上一条羊肠小道。小道一边是栗树园，另一边是初夏的草地。草很长。她的头比草稍稍高一些。她听到有人在喊：“卡蒂！卡蒂！”*一定是奥班在找她玩耍。她没有理睬。象这样钻到草丛里，谁也看不见她。她很快就到了草地和栗树林的尽头。那里有一条两米宽的小渠，大概也有两米深。棕黄色的渠水，流向一座破旧的磨坊。磨坊建在低洼的地方，早已被人遗弃不用了。磨坊周围，荨麻、荆棘丛生。日久天长，睡莲、马尾草、灯心草渐渐侵占了小渠。然而在这些水生植物中间到处可以见到一小片一小片宁静空荡的水面。她愉快地坐在水边。暗影和明光似乎把小渠隔成一段段。她不时地把细细的嫩枝丢到渠里，涓弱的水流把小枝慢慢地带走了。男孩子们决不会到这里来扰乱她宁静地游戏。他们不喜欢小渠，喜欢江河。在河里，他们放些瓶子就可以逮住小鱼。而且，在水位低的季节，他们可以在河里洗澡，用手在石头底下摸鲟鱼。母亲不准卡特琳到渠边去。割了草以后，就很难把母亲的话置之不理了，因为那时站在厨房的门坎上就可以看到整个草地，可以一直望到蓝马尾草花儿盛开的渠边。可是在割草前，既看不见也不知道她在这里。卡特琳便可以象今天上午一样，一直溜到草地的尽头。只有极端狡猾的人，才能发现她俯伏在渠岸的斜坡上，两条辫梢拖在水

• 卡蒂即卡特琳的爱称。